

A close-up portrait of a woman with dark hair and a floral hair accessory.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blue and white.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e image.

红色情路系列

生命若无真爱相伴，
延续几百年也毫无意义。

情海连心

台湾

萱萱

第一章

“你……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

惊骇的声音划破宁静的夜，黑暗中的工地隐约见到两条人影。

“少罗唆！快把地图交出来！我没多余的时间和你闲耗。”

高大的年轻人狠狠地踢了老人一脚，根本无视他虚弱地倒在墙角。

“地图不在我身上……而且……我……不会把它交给你的。”老人急促地喘气。

“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

年轻人拿着手电筒照着地面，气急败坏地拖着老人到建筑物的边缘。

这栋尚未完工的十层高大楼，四处都是零散的工具与砖瓦泥土，早已过了下班时间，根本没有人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工地。年轻人与老人所处的位置是在第五

碧海连心

层，靠着年轻人手中手电筒的微弱灯光，可以隐约看见第五层楼的边缘，围墙与栏杆都还未完成，只有简陋的竹竿与绿色的薄网围绕着。往下探照是一片黑暗，根本见不着地面。

年轻人在屡次询问不得结果的情况下，把老人拖到危险的边缘，想借此威胁。

“如果你再不乖乖合作，告诉我地图在哪里，可别怪我没事先告诉你，这里与地面的距离是五层高，喝了酒神智不清的老人从这里下去，只会被人当成是意外。”

“你……太心狠手辣了……不过是一张破旧的地图，竟可以使你丧心病狂，作出伤天害理的事来……”

“别对我说教！既然是你所说的破旧地图，为什么不交给我呢？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吗？别以为没有人知道你的秘密，这张地图可隐藏了宝藏的秘密，谁得到了它，就等于得到世界上半部的财富，谁能不心动呢？”

老人摇摇头。“你太贪心了……”

“贪心的人是你，说，到底给不给？”

“我不会给的……我死也不会把地图交给贪得无厌的人！”

年轻人眯起眼。“你不给我没关系，我会从别的地方下，你还有个女儿对不对？东西应是藏在你最珍贵的人身上。”

碧海连心

“不！没有，不在她身上。”老人惊慌。

“是吗？如果在你身上，就交出来给我。否则……”

“求求你，她是无辜的，她根本不了解，也不知道这世——……”

“来不及了，别怪我不曾给你机会，是你自己造成的……再会了，多余又碍眼的人！”

⊗

⊗

⊗

他用力地将老人往地面一推，听见重物着地的声音之后从容地从工地后方的小路离开，当年轻人回头往建筑物看最后一眼，静悄悄的，有半点声音，他抿起嘴角，缓缓地向前走去。

⊗

⊗

⊗

下午四点的太阳出奇地猛烈，从研究室出来的巫文瑜毫无心理准备，一推开门，刺眼的阳光跨过头顶，直射进她的眼。她立刻眯起眼，将手中的资料袋挡住太阳。

什么鬼天气！

她心里嘀咕一声，但仍执着地向目标走去，因为她还有十分重要的事要办。

碧海连心

巫文瑜，二十二岁，连跳两级直升美利亚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准硕士，再过一个月将从学校毕业，现在她正是为了毕业论文所需的最后一点资料而赶赴图书馆，但却没料到外面酷热得令人冒烟。

她是最怕烈日的人了，白皙的皮肤在火毒的阳光照射下，不到三十分钟就会让她像只煮熟的虾子。正当她想拭去额头与鼻尖的汗滴时，一个高大的影子挡住她的去路，巫文瑜放下资料夹，抬起头便看见两道敏锐的目光向她直射。

好帅的男人呀！

巫文瑜忍不住赞叹，整个美利亚校区从没见过如此俊俏的男人，他大概有一百八十多公分高，巫文瑜必须仰起头才能与他的眼光正视，五官轮廓深且细致得如希腊雕像中的美男子，斯文、气宇轩昂的模样，真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

美男子一见到她，原本冷酷的表情立刻浮出笑容。

“请问……人类学研究所在什么向？”

太巧了，美男子要去的地方竟然是她刚踏出来的地方。

巫文瑜自然地露出笑容回应：“你要找谁？研究所里的人正巧我都认得。”

美男子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说：“太好了，我已经走

碧海连心

了好久，不知道贵校范围这么大，我还在烦恼不知道去哪里找……你认得一位在研究所里就读的巫文瑜小姐吗？”

他找我？

不会吧？

我认识他吗？巫文瑜快带地从脑中搜寻，然后十分确定这个美男子的面也是陌生的，是呀，这么帅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不记得，她摇摇头，以疑惑的眼神望着他。“我不记得自己认识你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你就是巫小姐？”

“我没说过我不是你！”她顽皮地吐吐舌头说：“我从未认识像你这样帅的人，找我有何事？”

美男子的脸色转为凝重。

“巫小姐，我叫章中岳，是……你父亲巫隽然的助理。”

他的神情不太对，语气也不太对，巫文瑜很快就感觉出来。

“我……父亲……他怎么了？”她紧张地追问。

巫隽然是知名的考古研究专家，他所带领的考古研究小组举世闻名，目前正以探勘“亚特兰提斯”消失之城，而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。巫文瑜会选择人类学研究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。

碧海连心

虽然从小到大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多，他总是从一个陌生的地方飞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，城市的名称多得让她记不得了，但是父亲总不忘写信给她，有时是一大张写满密密麻麻的信纸，有时却只是简短几个字的明信片，长时间累积下来，巫文瑜收集了一大堆外国的邮票，正因这堆邮票引起了她对父亲工作内容产生好奇，进而立下志愿要与父亲并肩工作。

眼看她就将从美利亚大学毕业，够资格参加父亲的考古研究小组了，然而这个章中岳带来的消息却粉碎了她多年来的梦想。

“我……觉得很抱歉必须告诉你这个消息……”

他的吞吞吐吐吊足了她的胃口，心慌意乱的巫文瑜沉不住气地大喊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快说呀！”

“你父亲昨晚被发现在诺亚城的一处工地旁……已气绝多时……”

巫文瑜震呆了？

最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在她的身上。

她完全不敢相信，诺亚城离这里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，父亲怎么会在那里出——到这附近来，自己怎么会不知道？父亲为什么没来看她，而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。

“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？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”

碧海连心

章中岳对她摇头。“我已经到医院去看过了，但……还是必须让你去一趟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这很残忍，但是教授唯一的亲人只剩下你了。”

是呀，父亲这么一走，她唯一的亲人也从世界上消失了。

巫文瑜全身发抖，头发晕，这个消息带给她的震撼太大，一时难以承受的她直往后退好几步，眼看就快要站下稳，章中岳一只手连忙揽住她的腰。

“小心！让我陪你去吧！”

巫文瑜含泪点点头，但仍十分坚强地推开他的手。

怎么会遇上这种事？

坐在车上的她没再发出半点声音，只是面无表情发着呆，注视着前面不停变化的景象，但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，由于相处时间并不长，所以每一幕都非常清晰。

⊗

⊗

⊗

五年前，母亲过逝时，父女俩在墓前相拥痛哭的景象，仿佛还是昨天的事。

四年前，她高中毕业，父亲远从埃及赶回来参加她的毕业典礼，她感动得声泪俱下，那种悸动的心情就好

碧海连心

像是刚刚才经历过。

还有太多太多的事，她还来不及对父亲说，怎么……都来不及了！

巫文瑜再也忍不住地趴在大腿上啜泣。

“哭出来吧！发泄一下情绪会比较好……”

章中岳拍着她的肩，温柔地安慰她。

他不说则已，一说巫文瑜的眼泪淅沥哗啦地如暴雨般一发不可收拾。

她哽咽地说：“怎么会这样……我都快要回到他的身边，就再也不会分开了……爸他为什么……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”

“法医说是酒醉失足从五楼跌下来的，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自杀。。”

正文瑜更疑惑。“喝醉？自杀？不可能！爸他没有理由要自杀，况且他的酒量一向很好，要他喝醉并不容易呀！”

“真实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一大早教授就说他要出去走走……小组的初步工作刚结束，目前正在等候雷射分析报告，所以大家正利用这段时间休息，所以……谁也没想到教授……”

“不对劲！”她摇着头，泪水也停住了。

“有什么不对？”

碧海连心

“爸不会莫名其妙一个人到工地去，一定有事，或者有人陪他一齐去。”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没有道理，事情的发生一点道理也没有。正文瑜咬着牙。“我一定要和警方谈谈。”

章中岳对正文瑜出奇的冷静感到吓了一跳，换成一般女孩早就哭得呼天抢地，哪会想到事情发生的异常之处。

他对她产生好奇。

“你很勇敢！”

巫文瑜停顿一下后说：“如果你是一个早就习惯自己独立生活的人，勇敢是第一要件。”

“等会儿必须到太平间认尸，你可以吗？”

“放心，他是我爸爸，不是外人。”

或许是悲伤气氛的关系，一路上他们没再交谈过。

一直到了医院，进了太平间，当院方人员打开复盖在尸体身上的白布时，虽然脸部还有瘀青，但正文瑜一眼就看出来，那正是她的父亲，她再也无法控制情绪，立刻冲到旁边，跪在巫隽然的身旁，泪水如断落的珍珠项炼，一滴一滴地浸湿衣袖。她不懂得嚎啕大哭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宣泄哀伤，痛苦与悲愤使她发下出声音来。

“怎么可能……”

她坐在父亲的身旁足足有半个小时，才从太平间里

碧海连心

出来。

“还好吧？”章中岳关心地问：“我先送你回去。”

巫文瑜漠然地走出门，站在人平间的门口又发怔了许久，章中岳对她所说的话，全部听不进去。

“巫小姐……”

“都结束了吧？”久久之后，她才抬起头回望章中岳。“请带我去父亲暂住的地方，我想去看看。”

章中岳对她点点头。

所有认尸的程序都告一段落，章中岳带着正文瑜回到巫隽然在诺亚城的暂时休息处，诺亚太学旁的国际宿舍。当他们从柜台处取得钥匙，来到门口将门推开之后，却讶然地发现里面的东西全被翻动过。

“怎么……”

章中岳冲到楼梯旁，大声唤着柜台上的服务人员。

“快来呀……遭小偷！”

原本安静的宿舍突然变得惊天动地，所有听见他的声音的人，全从屋子里跑了出来，柜台人员立刻报了警，然后也冲上楼来。

“怎么会？”当柜台人员见到房间里被破坏的景象，也茫然不知为何。“奇怪了？我在这里工作也将近十年，从来就没发生过遭小偷闯进的情形，这里又不是五星级饭店，住的旅客多半不是富裕的人，根本不会引来小偷

碧海连心

的覬覦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快去看看有没有少了什么东西？”

巫文瑜缓缓地走进，面对凌乱的一切，根本就不知道要如何清查，再说她也不知道父亲到底带了些什么？身上有多少钱？章中岳走在她的身后，环视四周，不由得长叹。

“这……都把我搞糊涂了！”

但这对她来说却是个很好的证据，因为父亲绝对是被陷害，既非咱杀，更不是意外，正文瑜看到这一切之后，她更加确定先前的猜测，只是父亲到底做了什么而被害死？究竟是谁下的毒手？火D案就像一团迷雾，对年仅二十二岁的她，显得太复杂也太沉重了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

经过一晚的休息，正文瑜的精神好多了。当章中岳抱着一个纸箱，敲门后问起她的状况时，她已经有足够清醒的理智面对他。

“好多了。”

“教授的东西都已经帮他收进箱子里，要不要看看……哪些是要去的，哪些是想留下来的？”

“也好。”

章中岳将纸箱放下并打开它。

巫文瑜靠近纸箱然后坐在地毯上，一件件地将父亲

碧海连心

的遗物取出。

所有的衣服都被她放在右侧，还有几本父亲钟爱的书籍，她将官放在人腿上。笔、空白纸、日常生活用品、毛巾、两副老花眼镜……很快地就把纸箱里的东西掏空，巫文瑜才感觉到父亲的生活竟如此简朴，在他周遭的东西根本没有多少。

巫隽然的大半辈子全奉献在考古研究上，牺牲了与家人共度相处的日子，也拒绝高薪资的工作，凭着研究考古的热忱，专注在未完成的探察工作近四十年，然现在却……正文瑜一面想一面不禁摇头，父亲绝对没有想到最后换来的竟是自己不明不白的死亡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章中岳看她注视着远方，动也不动，忍不住问道。

✧

✧

✧

巫文瑜抓起一件父亲生前最常穿的外套紧拥在胸前。“他的东西这么少……这件衣服打从我有记忆起他就一直穿着，他很少回家，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记住他的模样，但是现在……就在我快要回到他身边时，就这么……不“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，对爸爸也是，他那么认真的工作，从不与人结怨，为什么会有人要害死他

碧海连心

呢？”

“你确定自己说的话？你真的认为是有人害死教授？”

“事情很明显，我根本不相信爸爸会从五楼高的地方摔下来，完全是意外。”

章中岳听完她的话陷入一阵沉思。

这时，刚好又有人敲门。

“巫小姐，我是诺亚城的总警官，能不能和你谈一下。”

巫文瑜立刻起身，她冲到门后，迅速地将门打开。

“请进！”

当警官准备进门，却看见章中岳坐在沙发上时，他的表情稍微顿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恢复到原先凝重的表情。

“巫小姐，我必须很抱歉的告诉你，对于你昨日对我所提的疑点与指控，因找不到任何有力的相关证据，所以……没有办法成立。”

巫文瑜的态度转为严肃，语气也变得尖锐。

“我不相信！这些疑点显而易见，你们怎能当做没看见，或是以以找不到一句话搪塞过去？不可能的！”

警官耐心地对她解释：“没有人看见谁和你父亲一起进入工地，曾有一名工人说，他只看见你父亲一个人拿着酒瓶上楼，然昨天的失窃你并无法提出失窃的东西

碧海连心

为何，再说行李当中的钱包与证件，遇有最重要的考古资料，经同一小组中的人员验证，并没有半张文件遗失，所以，我们根本无法以蓄意谋杀的方向看待这件事。还有……我们在柜台的文件中找到一封信。”

警官将信递给巫文瑜。

她迫不及待地接过来。信封外面写着“给文瑜”，有点歪斜的字迹，她很快就认出那是父亲的字迹，巫文瑜当场就产生了不祥的念头。

发抖的手将信打开。

文瑜：

当你凡到这封信时，我想就是与你天人永别的时刻。别怪父亲什么都有留给你，你的容貌才智就是我给你最好的物。不要马我的离去而伤心，我知道你一定很难以接受，但这段辛苦的路我已走得好累，不想再继续了。

这几个晚上我都见到你的母亲来找我，她对我说该是弥补对她亏欠的时候了，你知道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的母亲，过去和她总是少离多，但她印从无半句怨言，总是默默接受我的一切，如果有她，其不知道如何熬过研究的苦闷，只要我一想起等工作结束后，她就会在家里点燃起温暖的灯火等我，再苦闷的研究工作都

碧海连心

变得容易。

你不会阻拦我去找你妈妈吧？不会怪我连最后一面也没到你？

其实我是没有勇气面对你；但印希望你能担起我未完成的工作，这个研究小组需要你的加入，中岳是我最为得力的助手，若你需要帮忙可以找他，还有……最后的一项请求，那就是完成“亚特兰提斯”的研究。

我深信它一定送存在深海的某个角落，“是不知道通往消失之城的通道在哪里？替我到那里去看一眼，去看看柏拉图所描述的模样，并让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它的存在。

还记得我给你的地图吧？

通道就清楚地写在那上面，帮我完成心愿吧！

父字巫隽然

章中岳悄然地走到她的身后，轻拍她的肩膀。

读完整封信的巫文瑜情绪却变得难以控制，呼吸变得急促，她不停地摇头，想否认这封信的内容。

这和她先前的推论完全不同。

“不！不……不！？”

章中岳接过她手中的信，很快地读完。

“教授看起来是那么的熟中研究工作，没想到他早

碧海连心

就厌倦了……唉！巫小姐，真很遗憾。”

她急切地说：“他从来就没过露对于工作的倦怠，他……是多么的热爱考古，每当他一提及他的研究工作，眼睛就会发亮，然后现在……只用几个字说他不继续，那我算什么！我这样拚命地想追赶上他，结果呢！还没看到我的踏出，他……”

“或许教授早已肯定你了……”

巫文瑜抬头望他。

他继续说：“或许教授早就肯定你了，不然他不会将探察的工作交给你完成，并相信你会做得到。亚特兰提斯对所有的考古研究人员来说是个梦想，教授也是下了很久的决心才接下这份工作，现在他已经踏出第一步，剩下的就要靠你完成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我害怕我做不到。”

“不会的，你一定可以，信上不是说有张地图吗？”

巫文瑜面露疑惑。“正是这样我才觉得奇怪，父亲根本没有给我什么地图，你看过吗？你看过父亲拿出来吗？是什么样子的？”

他摇头。“老实说，我也从未见过，但曾听教授提起。他说这张地图得来不易，所以他将它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等适当时机出现，地图也就会出现。我还以为就在你的身上……”

碧海连心